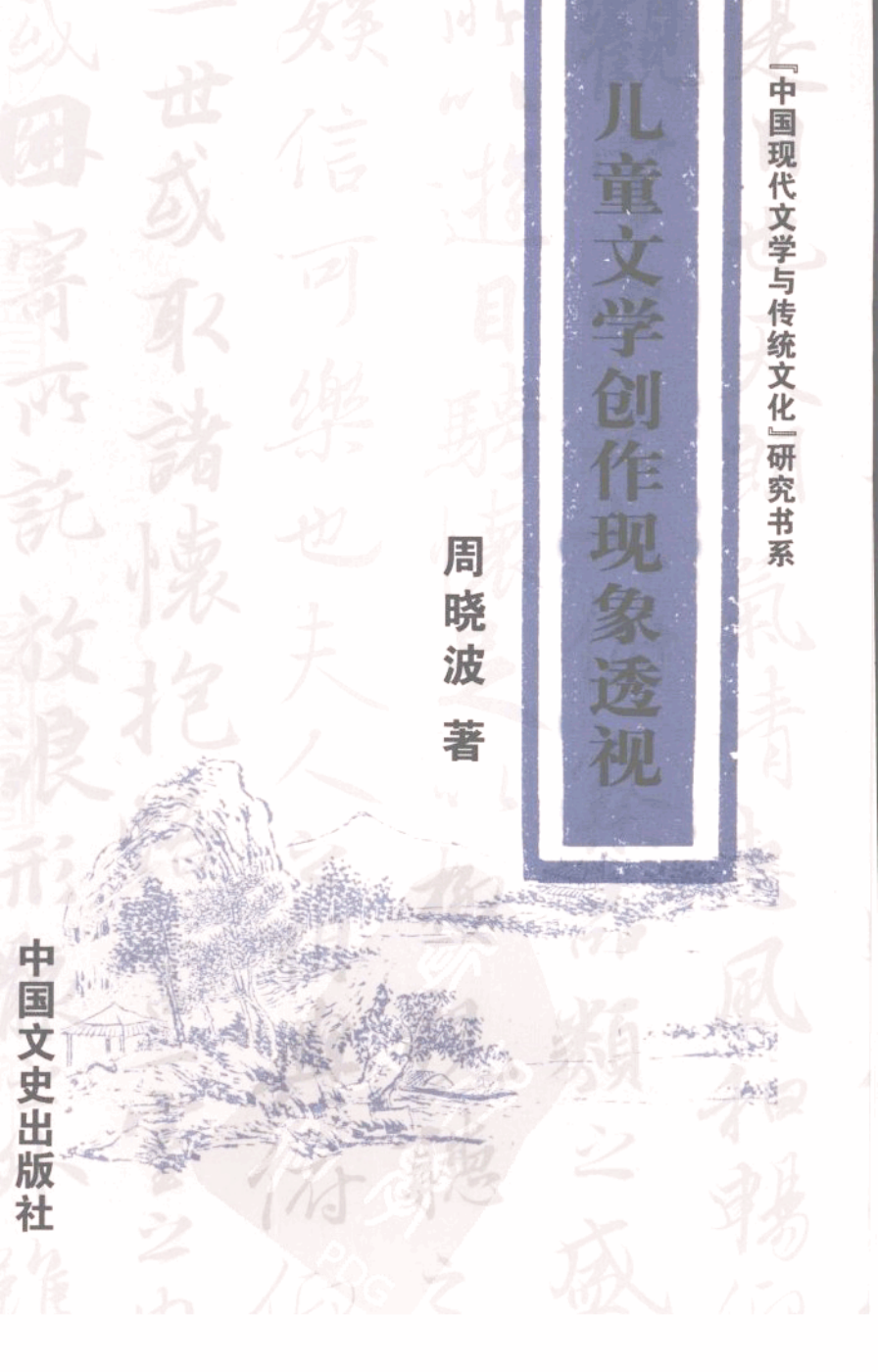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

儿童文学创作现象透视

周晓波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书系编辑例言

一、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浙江省高校重点学科，也是全省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唯一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2005年10月，浙江省在原有100个省级重点学科(A类)中选择10个文科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建设成10个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浙江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基础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经申报入选。嗣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又组建一批全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经申报被批准为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本学科是该基地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研究基地的设置，进一步整合了研究力量，旨在加大科研力度，以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协力完成重大科研项目，为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为推动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基地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系列研究成果，既以展示本基地和学科成员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以此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使基地在日后的建设中取得长足进展。

二、本书系所选各本著作，均为本基地成员的论文结集。文

集入选原则,一是入选者要有较丰富的学术成果支撑,使入选文集体现较高学术水平;二是书系各集涵盖基地和学科各个研究方向,以全面反映本基地和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各文集选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命题,并冠以恰当书名。所选文章以近期发表的论文为重,尽可能收入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文末注明论文发表的刊物名称及被转载的重要刊物(如《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名称。每本论文集字数约30万字左右,对论文作适当归类编排,每种类型设计一个小标题,在目录和文集中显示。

三、本书系暂编为一、二辑出版,每辑基本按学科成员的不同研究方向编排。人文社科基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总体研究范围内设有五个研究方向: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研究、传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今古承传演变研究。书系的第一辑为前两个研究方向的论著,第二辑则为后三个研究方向论著。

四、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展示、检阅研究基地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在基地建设期间,这套书系将继续陆续出版,并使其日臻完善。今后出版的论著,将以学术专著为重,酌收适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集。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编 世纪视野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作家儿童文学研究/3
20 世纪 90 年代少年长篇小说创作热现象透视/38
经济大潮冲击下的 90 年代少年小说的新视点/49
作家专栏·少年小说·及其它——儿童文学创作季评/58
素质教育中的当代小学生文学接受现状调查与分析/64

第二编 童话走向

- 走向审美艺术的当代童话/93
新世纪童话创作的大检阅/102
当前原创抒情童话面临的困境及出路/108
中国童话离安徒生、林格伦有多远? /115
2005 中国大陆原创童话印象/118
童话家:一个特殊的审美感受者/129
论童话家的审美情感及其表现/141
论童话的审美接受与素质教育/149
现实生活与童话艺术空间的距离感/163
童话创作技巧谈四题/169

第三编 作家印象

我们原来是这样长大的——谢华校园小说论/179

解读玉清/187

一个执着的艺术探索者——薛涛儿童文学创作论/194

来自山野的自然之声——牧铃创作论/202

弘扬民族艺术和精神的典范——鲁兵童话论评/206

人品、诗品皆上乘也——林焕彰先生印象/216

我心目中的蒋风先生/219

丰子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228

董纯才与少儿科学文艺/237

第四编 创作点击

《郁的太阳——校园写真集》序/245

张品成和他的赣南情结——读长篇小说《北斗当空》/250

一个孩子感觉中的世界——读吴导诗集《我喜欢长大的世界》/255

寓魔幻荒诞中表现人生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261

——读老臣长篇少年小说《眼睛的寓言》

蓝宝石的光彩——读《蓝宝石丛书》/263

90年代幼儿文学创作观念的新趋势/267

——简评郑春华的《大头儿子系列故事》

借鉴与开拓大陆绘本出版的新天地/270

——从人大社“关爱生命绘本系列”说起

坚守现实主义传统 塑造新世纪的“小男子汉”/275

——评许迎坡少年小说《寻找爸爸的天空》

滑稽、悲情、神秘感与朦胧美——评冰波新作《月光下的肚肚狼》/281

少年文学的摇篮——江苏《少年文艺》印象/28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点击/289

儿童诗美学自由谈二题/323

动画片的魅力/336

后记/339

第一编 世纪视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 儿童文学研究

上篇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女性文学的繁荣、突起,女性文学的研究也渐为人们瞩目,并由单一的作家评论,逐渐趋向于对女性整体文学的探索。这一研讨热潮,引起了人们对女性文学极大的关注,从而促使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女性文学的探索热潮中,儿童文学界却出人意料的平静,除了对于个别女作家的创作稍有评论,对于女性儿童文学的总体探讨至今还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儿童文学评论界的一大疏忽。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作家便开始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黄庆云、郁茹、刘真、袁静、柯岩、葛翠琳、颜一烟、杲向真……响当当的名字,骄傲地与男作家齐名。《奇异的红星》、《我和小荣》、《小黑马的故事》、《“小兵”的故事》、《野葡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胖和小松》等名作毫不逊色地排列在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的行列中。而进入新时期,女性儿童文学队伍又加入了新鲜的血液:黄蓓佳、程玮、王安忆、程乃珊、傅天琳、陈丽、高春丽、谷应、詹岱尔、赵敏、陈丹燕、郑春华……这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感受,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艺苑增添了令人瞩目的色彩。她们在整个当代儿童文学中一直占有

非常突出的位置。何以女性在儿童文学领域里能占如此优势?这与女性特征、女性与儿童的联系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就是所以要对女性儿童文学单独进行探索之原因,也是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

一、细腻、敏感:一个独特的心灵感应天地

在评论女性文学时,人们往往责备女作家“视野太狭窄”了,没有男作家那种恢宏博大的气势和广阔深远的空间视野。她们的成功往往在写“小题材”、“小事件”、“小人物”上一鸣惊人。殊不知这正是男女两性由于心理特征的差异,各自在文学上所占有的不同的优势。从总体心理特征来说,男性较粗犷,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冷静地分析、比较、抽象与概括,更喜欢以综合的态度对待现实,因此相对来说他们具有较宽的心理视野和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这一心理特性使男作家在把握宏大题材和错综复杂的场景、人物关系时较为有利,更善于理清线索层层展开。而女性则较敏感、细腻,交往圈子较小、较深,留心更多的是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细节。正如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所揭示的:“这种趋势显然从早期童年就逐渐开始显露。”他列举列宁格勒大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室曾考察的资料证明:不同性别的孩子在绘画取材和画法上都表现出不同的趋向,例如:男孩更多的是画工业风光,而女孩则爱画树木花草。在题材处理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女孩在画人物时,总是精心描绘服装、发式,运用各种各样的装饰成分……可见女性思维从早期就表现出分析细腻、直观深刻特点。女性以她们敏锐的感受力和直观印象去探索事物和现象的奥秘,“她们的推理往往以论据之有力、解决课题方法之别致、想像力之丰富、头脑之机智而令人叹服”(瓦西列夫《情爱论》)。这一心理特殊性,使她们在体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不太引人注意的细小事件的描写中显得特别得心应手。

儿童文学由于读者对象年龄特殊性的缘故,较少地表现成人文学中较为引人关注的“重大题材”和“深刻复杂”的思想内容,而比较注重于反映儿童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即使反映重大主题,亦大都通过某一侧面来反映。因此,男女性作者在成人文学中把握重大题材上的明显差异,在儿童文学中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而女作家以她们特有的细腻情感和细致的观察力去探索儿童的内心世界,却显得那么准确、生动,女性天性的细心、温柔、善良、亲切又使她们更容易接近儿童,了解

他们的生活,深入他们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这一心理优势使得女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能占有较为有利的客观内在因素,因而多少弥补了女性在创造才能方面稍逊于男性的心理劣势,能够毫不逊色地与男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相媲美。

女作家细腻、敏感的天性,使她们能够比较敏锐地观察儿童生活,较为透彻地揭示孩子心底隐藏的秘密,反映出孩子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从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到陈丹燕的《中国少女》、程玮的《白色的塔》、陈丽的《遥遥黄河源》,对儿童文学界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都充分证实了女性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所占有的独特的优势,她们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她们揭示儿童心灵世界的透彻感丝毫不亚于男作家。曾记否?如今看来颇有些概念化的“张莎莎”和“李铁锚”,在当时却引起了孩子们那么大的关注,几百封信笺雪片般地飞进编辑部和作者手中,纷纷为“李铁锚”鸣不平。之后,黄蓓佳的《阿兔》、《小船、小船》、《心声》等略含悲剧色彩、表现心灵受伤害儿童的作品又受到儿童文学界的注目。黄蓓佳以她特有的细腻文笔和敏感触角深入地剖析了一个又一个这类儿童形象,引起小读者心灵的震动。如果说黄蓓佳是在细腻的情感和文笔描写上最突出地显示了女性儿童文学的特征,那么同是江苏女作家的程玮则是在寻找儿童文学的题材、尝试各类儿童文学的新的表现技巧方面最敏锐、最善变的一个。从《我和足球》到《来自异国的孩子》、《白色的塔》及至《女家庭教师》,程玮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人物,寻觅到了又一个新的角度,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信息。《来自异国的孩子》运用“复调式”的平行结构方式,通过不同人物内心的直接展露和对白来刻画不同的个性、气质;《白色的塔》则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人、景、物三者的关系,体现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象征意义。一反儿童小说注重情节刻画的传统手法,以淡化情节、注重象征和空灵为奇,为女性儿童文学细腻、敏感的特性得以在这一新的领域里充分施展才能,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果说在程玮身上多少还流露出一些男孩子的活泼、调皮味,那么陈丹燕的创作则是充分的女性化,或更确切地说是“少女化”。她的散文《中国少女》和《上锁的抽屉》等多部小说都十分成功地揭示了女孩子内心深处的奥秘,将少女气质展露无余。《中国少女》运用对比手法,表现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少女由想表现而又怕表现的拘谨、压抑

到活泼、开朗、毫无顾忌的显著的性格变化,从细微处揭示了时代的风格和演化。《上锁的抽屉》则直接抒写一个青春发育初期的少女微妙的心理变化。她既渴望人们的理解,而又竭力维护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块秘密的天地。这一矛盾心理描写得十分细腻、逼真,点点滴滴都充分体现了少女内心成熟的自我肯定。

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女作家由于她们独特的心灵敏感条件,使她们的创作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细致入微,不惜以精细的笔墨揭示出儿童内在的丰富的情感,以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态结构为擅长,这一点几乎令男作家望尘莫及。无论是黄蓓佳的《心声》、程玮的《白色的塔》还是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都充分显示了女作家的这一创作优势。但也有人认为,女性这一心理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妨碍了女作家的创作视野,使她们过于注重细小、枝节,而很难写出内容深沉、主题广博的作品。然而女作家陈丽却以她的力作《遥遥黄河源》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儿童文学在细腻中所包含着的精深与透彻、平凡与宏大。充分显示了女作家在细腻敏感中同样可以表现精深和宽广的潜在实力。至此我们更有理由说先天的心理素质并不足以掩盖创作的视野,它既能成为创作的优势、动力,也可能成为创作的劣势、阻力,关键在于作者如何扬长避短,敏锐地把握生活、发现生活。陈丽成功的突破足以增强女作家的自信心。

二、温柔、多情:一片冰清玉洁的爱的世界

女性天性的温柔善良、多情善感,使她们内在的情感特别丰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溢于言表。尤其对于孩子,她们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母爱,在她们那发自内心呼唤的作品中,自然不可抑制地流淌着一股冰清玉洁的爱的清泉,而使她们的作品特别富有感染力。

新时期儿童文学一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斗斗斗”、“杀杀杀”的阶级斗争主题,而以爱的教育、情感教育作为突出的主题,儿童文学恢复了人性味、人情美。而女性儿童文学作者则在这方面充分施展了她们天然的天赋,她们善良、多情的爱的天性如鱼得水,有了广阔的游弋天地。

黄蓓佳的《心声》写出了—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男孩李京京的心声。这个内心充满情感的不起眼的小不点儿,最终以他真挚深情的内心呼唤,征服了往日误解他的同学和老师,同时也深深感染了小读者的情怀。

程乃珊的《“欢乐女神”的故事》用充满同情怜爱的笔墨,记叙了“欢乐女神”阿琰在“欢乐”背后的辛酸痛苦的童年生活,言语间饱含着儿童对天下所有不幸受压迫者的爱与同情,通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傅天琳的儿童诗充满着母爱和童心,既有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有孩子对母亲的爱。她的诗集《在孩子和世界之间》集中体现了这种母子互爱之情。那个《我是男子汉》中的六岁“小男子汉”,多么勇敢地担当着妈妈的保护人,真成了妈妈的骄傲!而在《母爱》中,母亲又把她那“没有边界”的爱,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

郑春华的儿童诗则集中体现了一位温情的保育员阿姨对娃娃们的厚爱。她的诗大都是写娃娃们的生活,组诗《甜甜的托儿所》是朵朵爱与情的结晶,诗中那一个个活泼泼的小生命浸透着爱的甘露。

不必再一一列举,深挚的情感几乎成为所有儿童文学女作家创作的动力。她们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于她们笔下所喜爱的人物、所喜爱的大自然、所喜爱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她们的作品大都以情爱取胜,也大都以情感的发展线索为结构。如黄蓓佳的《小船、小船》以芦芦对小玲老师的感情变化来构思;王安忆的《黑黑白白》以少年阿金对小兔黑黑和白白由报复——喜爱——悔恨的情感变化来结构;陈丽的《遥遥黄河源》更以路晔对父亲、对父亲后妻门巴的感情波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情感,本是一切艺术创作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女作家的笔下则尤为突出,更为丰富,这不能不说是与女性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了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轻理智,爱得更专一、深刻、炽热、持久。无论是作为女儿的爱、母亲深厚无私的爱、少女朦胧的爱还是妻子情意缠绵的爱等等都要比男性更强烈、更深挚。19世纪英国文学家萨拉·艾丽丝在《英国的女儿们:她们的社会地位、性格和职责》一文中曾说过:“女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重感情轻行动的。”从这一点看,女性文学较多地倾向于表现“情”与“爱”是十分自然的,而女性儿童文学更多地表现儿童纯洁的爱和温柔善良的母爱,也是儿童文学特定的表现领域和女作家特有的心理素质的有机构成的自然体现。

从情感出发,固然增添了作品感人的力量,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弱点。它极易使女作家陷入自我情感的小圈子中难以自拔,从而限制了女作家理性思考的深度,打不开眼界。何以一些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却始终突不破自身固有的框框、模式,徘徊于狭小的生活圈

子中?何以一些女作家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比较生动、成功,而在塑造男性形象时却往往显得有些软弱无力,甚至连男孩子形象也带有女性化的倾向?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女作家的作品中,那类弱小的、内向型的男孩子一般来说刻画得都较为成功,如黄蓓佳《小船、小船》中的芦芦、《心声》中的李京京、高春丽《教室里面静悄悄》中的马力等。而像男作家笔下的“硬汉型”的男孩形象,如常新港《独船》中的石牙子、任大霖《喀戎在挣扎》中的梁一星、李建树《蓝军越过防线》中的张汉光等男孩子所崇拜的个性形象,在女作者的作品中就很少见。相反,男作家的作品中却时而有较出色的女孩子形象。如罗辰生《“大将”和“美姐”》中的“美姐”苏婷婷、徐慎《兰兰》中的兰兰……这不能不说男作家由于注重理性,富有开拓精神,因此比较容易摆脱自我的束缚,站在全方位的角度上来俯视生活。这一点真值得女作家深思。

三、温馨、柔婉:一片清新优雅的美学意境

与细腻、敏感的心灵感应和温柔、亲切的情感相一致的是,女性儿童文学必然在作品的美学意境和氛围上显示出一种温馨、宁和的柔美,与男性儿童文学总体特征上的热烈深沉的阳刚之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共同和谐地演奏着新时期儿童文学多声部的交响乐。

由于女性感情的细腻,对美的敏感性极强,因此她们的美学追求就自然崇尚于优美、舒畅、柔婉,刻意创造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理想美的境界。表现人的内在美,发掘儿童纯洁美好的天性,将大自然理想化。这使女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总是呈现出一片清新、优雅的诗意美,纯洁、活泼的童真美,即使是表现悲剧主题也不乏淡淡的诗意,而极少有男作家笔下的那种激烈冲突的矛盾斗争氛围。例如黄蓓佳、程玮、程乃珊、王安忆、傅天琳、陈丽、陈丹燕、郑春华、赵敏……她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找到优美、细腻、情感丰富的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评论家们在评论她们的创作时也总是把柔美作为突出的特点加以肯定。当然由于每个人的个性、气质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她们又必然表现出共性中的个性风格。如黄蓓佳擅长于对人的心灵的深入刻画,尤其将那类心灵受过伤害的儿童的内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最透彻地表现了女性善良、同情的天性。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又呈现出那种淡淡的忧郁、深沉的美。程玮则

天性中不乏男孩子活泼、调皮的气质,因此她的作品总是显得比较活跃、有趣,如正直倔强的安小夏、热情爽朗的菲利浦、聪慧好强的丁小鸥……这使她的作品在温煦的柔美中还透露着活泼、机智的调皮的美,增强了作品的活力。傅天琳的儿童诗则在优美中洋溢着果园清新、浓郁的气息,流淌着母爱的深情,对纯洁净化的美的境界的追求。郑春华的儿童诗则优美细腻中带着更多的孩子的天真、纯朴的童真美。陈丹燕的散文、小说总是带着少女特有的细心,饱含着少女对于理想美的追寻……我们既不难发现她们总体上的美学倾向,也不难从中发现她们的自我。女性先天的气质使她们对美的敏感性更倾向于细腻、柔婉,而个性在她们的审美评价中印上深深的烙印,又使之在柔美中散发着不同的光圈。

世界是由男女两性不同的血肉之躯所组成,文学自然也应当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的感受所构成。孩子们既需要温柔亲切的母爱,优雅细腻的阴柔美的“软化”产品;也需要刚毅、粗犷、深沉的父爱,雄浑豪健的阳刚美的“硬化”产品,这样才能陶冶他们阳刚与阴柔并济的优秀品格和性情。所以男女作家尽可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属于自我风格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两者的相互借鉴弥补,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在女性儿童文学的世界中,得到一种独特的美的享受和陶冶。

中篇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情感投入与关注热点

新时期一批富有才华的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出现早已受到儿童文学界普遍的关注。她们独特的视野,独特的情感投入以及作品所显示出来的与男作家不同的女性气质与创作风格正鲜明地体现出女性儿童文学的日渐成熟。新时期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大量涌现与女性儿童文学的成熟其实决非偶然,从一定角度讲,它是从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女性情感于转折时期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妇女个性意识、社会意识进一步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回顾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成长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作家的崛起总

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意识受到猛烈冲击的时期，总是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来之时，妇女问题总是同社会问题紧密相联。当冰心、陈衡哲、庐隐等中国第一代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崛起之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之际，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和封建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儿童地位和妇女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一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知识女性从个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时代意识的觉醒，她们肩负着沉重的时代使命，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寄小读者》等作品所闪耀的尊重儿童个性、与挚爱儿童的深情至今仍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中国当代妇女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妇女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使女性情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女性儿童文学也因刘真、柯岩、杲向真、葛翠琳、宗璞等一大批颇有才华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作家的涌现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留下了诸如《我和小荣》、《小胖和小松》、《野葡萄》、《小兵的故事》、《寻月记》等许多闪耀着智慧和灵秀的儿童文学名篇。然而在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思想被逐步禁锢得近于窒息，真实的情感也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所以作为以抒发人类情感为创作宗旨的女性儿童文学也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压抑和背负的历史积淀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得到了总爆发。这是中华民族经历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阵痛时期，一切旧的正在动摇但尚未完全消失，一切新的正在萌生但尚未完全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思想意识的大交锋，各种文化的大碰撞。在这大交锋、大碰撞中，伴随着思想的日益解放，女性的自尊、自主、自强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强，女性在生活 and 艺术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因而女性儿童文学再一次为人们所注目。

一、揭示儿童心灵的伤痕——女性情感投入的第一敏感点

新时期之初，人们从一场噩梦中苏醒，激动和欢欣鼓舞使男女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情感基调——欣喜与愤怒交织。当张洁以清新醒目的姿态携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葛翠琳又以近乎怪诞而又写实的姿态，一改昔日优美、抒情的创作文风，创作出《半边城》、

《翻跟斗的小木偶》、《进过天堂的孩子》等作品，尽管她们的创作风格迥异，但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和少年儿童在肉体 and 心灵上所受到的残酷伤害。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汇入了儿童文学“伤痕”主题的潮流，表现出与男作家同样敏感的政治意识。

而后当神州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刚刚拉开序幕，思想刚刚冲击牢笼之时，女性便背负着历史的沉郁感，以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闯入政治禁区的突破口。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一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少年儿童中产生了广泛热烈的轰动效应，儿童文学界也因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作品以敏锐的眼光揭示了学校教育中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以怎样的眼光去评价优秀少先队干部的问题。当然最终《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的意义决非仅仅提出了衡量少先队干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由此触发了儿童文学对其他一些以往被认为是“禁区”的突破，例如对少男少女朦胧的爱的突破；对暴露阴暗面的突破；对非正面主题的突破……

当然就理性的政治敏感而言并非女性作家之所长。就女性心理特征表明她们在骨子里是重感情而轻理性的。正如瑞士心理学家云恩所发现的：“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所以一旦女性意识的核心——个性意识逐步觉醒之后，她们必然首先在女性最敏感的领域——情感上表现出来。在成人文学中她们关注于爱情、婚姻以及人性等问题，而在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领域，她们关注的自然是少年儿童的情感、心灵的宣泄。由于受“伤痕文学”的深刻影响，女作家最初的情感投入的敏感点一度放在了对社会给儿童带来的种种心灵伤痕的揭示上。黄蓓佳的一曲《阿兔》以饱含的真情揭示了昔日光彩夺目、纯洁活泼的少女阿兔，在“四人帮”左倾路线的残害下，过早地失去了童真光彩的悲剧命运；而后又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残疾儿童芦芦（《小船，小船》）和失去家庭温暖渴望获得理解的小男孩李京京（《心声》）被压抑的情感创伤，让他们久抑的情感得到了尽情的抒发。在此同时，程乃珊和秦文君等女作家也都以十足的人情味加入了“伤痕文学”的潮流，“欢乐女神”的悲歌（《“欢乐女神”的故事》）和“狗崽子”的咏叹调（《闪光的萤火》），揭示了不同社会、家庭背景下的少男少女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在所有这些揭示心灵“伤痕”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女作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她们似乎不长于冷静客观

的描述,而更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少男少女的内心情感活动,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自己少女时代的情感体验与童年情结,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这一点在日后的以少女小说为创作中心的女作家的笔下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情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一切艺术作品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感情色彩,只是在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情感才被彻底埋葬了。新时期,一旦文学创作走上正轨,恢复往昔的人间烟火,人情美、人性美便成了作家宣泄久被压抑的情感的中心点,儿童文学作家还更多地关注于儿童情感的宣泄。女性天性中的温柔、细腻、软弱使她们在生活中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这一心理特征导致女作家的创作动力和源泉更多地来自炽烈情感的爆发,不约而同地倾注于同情和怜惜儿童心灵的伤痕和被压抑的情感。正是女作家们这种以情感人的作品,给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艺苑吹来了一股温馨柔美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宽慰和心理的平衡。

二、从少女内心深处走来——女性情感投入的又一敏感点

在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中,女性作家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在表现少女内心世界的优势上已初见端倪。而随着个性解放的深入,女性儿童文学的发展,女性的眼光,女性的感知方式,女性的逻辑和判断更是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明显的倾向性,怀有充分女性特点的少女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出现了,而且毫无疑问,能够真正从少女内心深处走来的必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因为对女性问题了解最透彻的莫过于女性本身,正如男作家更擅长于表现男性心理是一样的。

在选择少女题材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无疑当属专以表现青春期的少女内心情感为擅长的陈丹燕,她继《上锁的抽屉》、《中国少女》等作引起文坛注目之后,又陆续发表了《黑发》、《1966年最后的一朵玫瑰》、《灾难的礼物》、《当你心里充满了爱》、《广场空荡荡》、《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一系列纯粹表现少女心理的小说。陈丹燕的少女小说带着浓厚的儿时经验的体验和对生活的执著追求,同时她又曾梳起辫子,以插班生的身份深入到中学生中去体验生活,因此对当代中学生的生态和心态有着比别人更为直接的了解。她既感觉到如《中国少女》中当代少女的轻松、开朗、活泼,同时